



08561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梁谿全集

卷二百四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  
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  
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  
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啟行自  
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  
城破二聖播遷號勸幾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

梁谿全集

卷五十四

二

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  
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  
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  
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齎  
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  
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遯去次金陵因  
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盡誅其首惡四十有  
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合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  
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

書論時事并具表奏金陵東南形勢之地新羅兵火  
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  
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  
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  
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旅皆已放  
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  
防護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  
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  
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

梁谿全集

卷百四

三

也因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  
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  
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  
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  
爲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金人  
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  
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  
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益出於淵  
衷獨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惑懼或

勸余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  
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  
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  
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巾書侍  
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  
伯彥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  
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卽劉黶齋御書由湖  
北往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  
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切之語感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己具辭  
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  
遣使趣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  
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  
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旣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  
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  
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  
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  
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

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  
命未改使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  
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  
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  
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  
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  
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  
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

梁谿全集

卷一百四

五

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  
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  
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  
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  
已定卿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苟  
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  
聞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  
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而不知有金人固  
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

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可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四

六

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卻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詔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於

道路矣且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  
其掌握中內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竊發殘破州縣  
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僞之臣之且保崇信任與  
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  
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騫有所不足而欲以臣  
之迂踈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  
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言不勝其任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  
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  
梁谿全集

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  
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  
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  
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  
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  
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  
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  
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

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操且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矣臣嘗慕其爲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日議國事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

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

梁谿全集

卷三十五

九

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

來宜於汾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  
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  
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  
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恭儉孝  
悌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  
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  
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  
日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  
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  
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  
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  
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  
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  
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  
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  
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  
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

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畱中所有議張邦昌僭  
逆以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  
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  
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  
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  
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  
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  
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  
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  
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  
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旣退四方  
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  
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  
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  
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  
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  
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  
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

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眞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

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眾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

天下十

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

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

小其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

而潛善王之甚力大概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

服然猶待在這不若在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

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

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

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

歸唯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

梁紇全集

卷百七十四

三

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言

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

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

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

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

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

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

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

理當誅夷

嘗自歸貸其死而

五出於... 亡余拜謝既訖... 魏思若邦昌之事... 願

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子果

八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

臣仰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

不聞死... 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

言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余奏曰

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

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

梁谿全集 卷之五 十四

罕有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

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

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

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

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

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合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

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

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愛僞命皆爲執政此

四人... 以詢呂好問而好... 以爲有之

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  
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  
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  
節者出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  
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  
退余留身上日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  
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日自非陛下英睿天  
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罷  
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  
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  
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縣郡殘破百度廢  
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厦之傾持  
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  
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  
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  
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  
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大

宗皆有英明之資寬仁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  
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裁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  
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  
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  
不難致上可之因謂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  
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  
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  
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  
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非  
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  
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  
門之外差官吏椎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  
事官中應選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  
詳官簽擬可施行者皆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  
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  
允仍斷來章乃詣閣門受告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  
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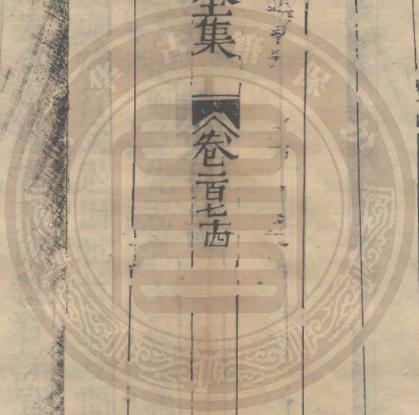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為進獻  
四手四百  
定本編者  
須是是是給發上之丁

梁谿全集

卷百七十四

七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下

梁溪全集

卷百五

蘇炎藝賦志餘錄上之下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領太師諡忠

蘇炎藝賦志餘錄上之下

蘇炎藝賦志餘錄上之下

是日同執政對於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草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

梁谿全集

卷一百五

二

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遷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瀋以無城郭

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梁谿全集

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  
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願以  
爲然上曰誰可任者余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  
詢訪其人續具奏聞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  
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  
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  
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  
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  
旣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奸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  
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旣迫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申相與款語曰  
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  
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使搜  
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  
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  
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  
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為  
古人所難不亦羨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  
梁谿全集

卷百五十五

五

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  
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餘  
日而後至上召對募書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錢  
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  
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  
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眾數萬  
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所  
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  
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夕二十餘日而後

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請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之師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然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卽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

梁谿全集

卷百五

六

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音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謔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行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各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

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瓌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敕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旣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七十五

七

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會用在道路半年環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病歿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

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萬萬貫付河北河東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閒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

梁谿全集

卷二百七十五

八

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眾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埃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虜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解救余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輒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

懷三州士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與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樸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

梁谿全集

卷一百五

九

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致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怒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刃無大臣節

况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慙求去甚力乃除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  
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  
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  
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賔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  
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  
司而賔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北  
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  
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趙

梁谿全集

卷五十五

十

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閭孝忠之守蔡黃叔敖  
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郭倬趙令禕之應援黃  
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  
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禕知黃州規知德安  
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南  
舒舜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除  
兩官落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  
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置制使而  
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

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  
領南益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  
誅變守倖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余  
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  
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  
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健吏  
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  
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乃命  
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守闕官  
梁谿全集

卷五十五

十一

余薦宗澤於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洩東人自爲  
小官卽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  
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  
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  
卽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  
中旣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至哀可  
痛多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

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若

取於

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

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定非但  
與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宣

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事

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

不勞而治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

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克代之而以劉錫

代克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

臣然常患帥臣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彥知

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轉運

梁谿全集

卷五十五

十一

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慤以財利

勤幹稱以爲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遂除執

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措置乞少

緩之候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

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聞敢以爲請上乃止

令遷伯彥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

日竟除慤蓋潛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

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部耳今陛

下已擢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兼總領戶

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諫議大夫  
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爲中  
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  
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  
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  
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  
自便上命余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  
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  
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翰之來

梁谿全集

卷五十五

七

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  
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兩  
京乏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隆都水使者陳求道榮巖  
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  
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分  
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卽間撥入京師糧始足米價始平  
又擇使臣八員爲汳汴巡檢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  
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決之患  
又於兩京城外及汳汴至泗增置巡檢商賈始通人

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  
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舖添給錢糧  
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  
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逐一施  
行措置悉類此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五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七十五

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六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梁谿全集

卷一百十六



建炎進退志

定李綱著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六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日募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析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倘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

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

梁谿全集

二

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軍旅單弱雖旋蒐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

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  
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  
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  
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  
宜乎潰敗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  
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  
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  
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  
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

梁谿全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旣已不多又  
皆疲劣官馬旣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  
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  
養取之旣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  
之制脩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  
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  
家新罹寇盜京師帑藏盡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  
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提

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  
非常賦之所能供辨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  
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  
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  
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  
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  
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  
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州  
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騷  
擾者重寘於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  
諸路監司保明案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  
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  
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  
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兩軍中揀  
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  
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  
每軍二千五百人餉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  
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

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一作北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議河外隍鄴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所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

梁谿全集

卷百五十六

五

征措置隍鄴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直每尺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

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  
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  
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  
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忠難第措置失宜而其  
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之文吏非沿邊諸  
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  
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  
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

梁谿全集

卷百六

六

稍做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  
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  
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  
練防禦今旣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  
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  
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  
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  
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  
卒居一年闔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

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千  
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間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  
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  
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  
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  
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  
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  
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  
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

梁谿全集

卷百十六

七

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  
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  
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  
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  
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  
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十人爲伍長五伍爲甲  
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  
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  
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

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法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有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

梁谿全集

卷三十五

八

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

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  
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  
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  
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  
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  
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  
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  
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  
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

梁谿全集

卷五十一

九

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  
議旌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  
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  
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  
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  
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  
正副十人姓名所有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  
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

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

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囚而爲盜者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葢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

梁谿全集

卷五十一

十

一一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英雄胡方者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葺冒之以

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草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水淮皆天

梁谿全集

卷百六

十一

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絀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潛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

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溥況勝之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於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浙東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

梁谿全集

卷五十一

十一

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關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

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弟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一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承

梁谿全集

卷百十六

十三

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且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天心轉危而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

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  
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  
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  
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  
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募職漕官舊  
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  
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  
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  
梁谿全集

卷百五

十四

上並罷宰執又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  
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  
如祝靖薛廣党忠闇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  
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  
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  
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  
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  
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  
安到一頭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

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

梁谿全集

卷五十六

五

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使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

不遣有閣門宣贊舍人吳草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  
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  
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重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  
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當濶略之以收後效瓊尚  
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  
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  
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  
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  
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  
梁谿全集

卷百十六

去

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  
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  
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  
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  
禍何也余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  
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  
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  
羣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  
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故而大功

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爲兵家忌分宜使節度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師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

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譬如醫者治病症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

梁谿全集

卷五十六

六

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遂決水以淹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

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

梁谿全集

卷五十六

五

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論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受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雖號通言路然而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輒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

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  
建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  
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  
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  
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  
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  
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  
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  
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

梁谿全集

卷五十五

三

衆救解之有旨情重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  
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  
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  
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  
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  
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  
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奸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  
余奏曰邦昌旣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  
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眷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

又官論王時雍逼迫君出效之狀余奏日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斷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疾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科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置制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

梁谿全集

卷二十六

三

果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六

